

#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的缺憾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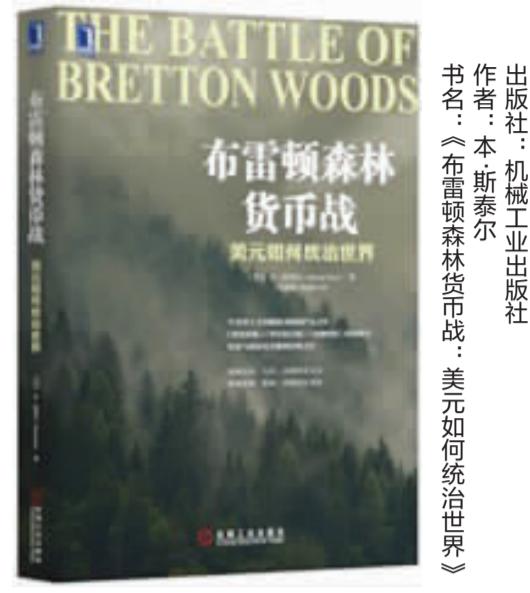
□郑渝川

1944年7月，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偏远小镇布雷顿森林。他们在这里设计一个全球货币体系，并组建国际机构来管理。在这次会议上，前苏联、法国、中国还不具备足够的议事话语权，其他更小或经济总量更低的经济体更是自始至终扮演“打酱油”角色。所有旁观者都不够重要，大家都在等待英美两国博弈的结果。

英国谈判代表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赞同政府介入经济，但前提是经济秩序已经陷入无法自发修复的混乱。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主要是指美国政府经济官员和部分自由派经济学家，观点与凯恩斯当初所称的其实已经大相径庭。他们希望政府更深入地介入经济调控，部分效仿前苏联经济模式来让经济秩序进入井然有序的状态。

美国谈判代表、美国财政部时任部长助理哈利·德克斯特·怀特就是一个典型的，甚至很有点激进左倾的凯恩斯主义者。怀特不仅憧憬计划经济模式，并且本人就是个前苏联间谍。当然，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为美国争夺货币霸权，将衰落的旧霸主英国从王位上踢下去。但此意识形态缺陷却使得怀特力推形成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从一开始就带有重大漏洞，并最终在1971年崩溃。怀特的前苏联关系，最终影响到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地位，从来没有美国人出任该组织总裁。

布雷顿森林会议成为具有讽刺意味的凯恩斯对战凯恩斯主义者的“双雄会”。凯恩斯当时是享受国际明星待遇的经济学家，美国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深受其著作观点影响，但他接受委托的任务却



作者：本·斯泰尔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书名：《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

注定不能圆满完成。凯恩斯希望尽可能保留业已破产的英国货币霸权，这当然不为美国所允许，并且他还得尽可能多的争取美国援助和贷款，不得不强压怒火，努力抑制屈辱感。这位经济学大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两年后逝世。

美外交关系学会国际经济部主任、高级研究员本·斯泰尔，曾任英国皇家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部主任。他撰写的《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一书，向人们还原了70年前的那个夏天在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货币峰会场景，叙述了该次会议前后美英等国的角力过程，着重阐释了最终以缺陷版本出台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重要条款的来由。这本书的一大看点，就是对凯恩斯和怀特及两人代表的英美两国政治势力的激烈交锋，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描绘。

按照书中的还原描绘，怀特、美国时任财长摩根索、凯恩斯等人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个人意志，明显影响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方案内容。自然，英美两国时任最高领导人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其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布雷顿森林体系深刻地改变了国际货币体系，塑造了二战后至今贸易和金融全球化议程，其具体内容制定却不受英美等签约国议会民主框架的约束，更谈不上对公众负责。此后许多年内，美国主导下的多项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乃至军事谈判议程，也呈现出同样的特点：行政官僚决定方向和细节，议会民主框架和司法部门都变成了无关紧要的橡皮图章。这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苏两国核控谈判以前苏联解体而告终等重大事件之后，许多国家的立法和司法部门收紧缔约权，对行政首长或政府职能部门对外缔结的协议条

约加大细节审查力度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单辟一章专门介绍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提升演化过程。凯恩斯是那个时代最为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成名很早，通过大量的报刊专栏文章来阐述主张，成名很久后才开始出版经济学学术作品。凯恩斯备受哈耶克、熊彼特等其他几位经济学家讥讽的一点是，前者的观点细节经常发生改变。但也正因此，出现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现场的那个凯恩斯，是理论和政策水平最高最成熟的凯恩斯。

怀特计划的核心是一改金本位制度，建立美元本位体系（锚定黄金），但无法确保美国实行的货币政策能够使其维持足够的黄金储备，且迫使全球流通的美元数量越来越大。在怀特看来，这一切并不值得担忧，理由是他对战后全球经济体系走向前苏联经济模式的期待（建立起某种全球计划体系）。凯恩斯的计划运行原理更为复杂，目标也更远大，旨在通过新设的国际清算组织来维系所有成员的货币和黄金之间的固定比率，并创造新的国际货币。凯恩斯计划对各国获得成员资格所需遵循的经济标准，作出了限制。而怀特反对这一点，明确提出不以一国的经济结构和组织方式作为先决条件。但令人悲哀的是，衰落的日不落帝国注定无法支撑凯恩斯计划取胜。

几十年后，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席卷全球，美欧都设法强压人民币升值，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提出整体上改革并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时，特意指出，“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希望创造“新的稳定的以及安全的国际储备货币”。或许在不久后的将来，凯恩斯1944年的智慧才能迎来迟到的胜利。

■ 新书快递

## 山就在那儿

作者：罗启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主角是香港亨达集团副总经理，香港银行业贸易场监罗启义。他是香港金融圈中第一个成功登顶珠峰的人。

从儿时的登山梦想到年逾五十成功登顶世界之巅，中间近三十年的海浮沉、风云变幻，经历了近千座高山的攀登，穿插着家庭、工作和生活的各种画面。罗启义的珠峰之旅除了带给你高山仰止的豪情，勇攀巅峰的壮志，还贯穿了科学持久的训练，以及向导的种种帮助，为读者展示出了一段多面充实健康向上的人生旅途。

大自然不为人类而生，也不会为人类而改变。人类要在大自然中求生存图发展，就要凭着自身的能力去努力拼搏。不怕生于贫寒，也不怕年过不惑，只要始终如一的坚定自己的理想与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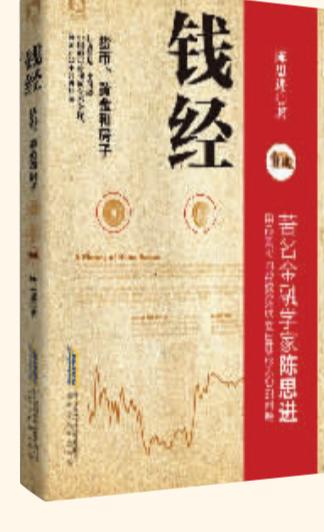


**作者简介：**罗启义，现为亨达集团副总经理，以及香港银行业贸易场监事。作者具有超过三十年的股票投资经验，亦是香港金融圈成功登上珠峰的第一人。

## 钱经

作者：陈思进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中国房价到底有多高？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已经面临拐点？中国的黄金市场将持续疲软多久？2014年是不是抄底黄金的最佳时机？中国大妈去年被套的黄金何时才能解套？更多关于钱的问题，答案均在《钱经》。本书既有基础知识，又有观点解析，既普及了金融常识，又指导读者该如何理财，可谓知识性和实用性兼备。



**作者简介：**陈思进，著名金融学家，曾任美国银行证券集团副总裁，现任某国际金融财团风险管理资深顾问，央视大型纪录片《华尔街》、《货币》顾问。著有《看懂货币》、《看懂财经新闻的第一本书》等财经书籍，并撰写有首部跨国金融商战小说《心机》。

## 一念之间：

### 戴立宁的感慨与谏言

作者：戴立宁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戴立宁的文章，不能单单地看，要细细地读，深深地想。他的用字遣词，喜欢意在言外，读得不够仔细，思维不够跳脱，理解就会受限。

比如他写德国慕尼黑一个马戏团的跳蚤：个个身怀绝技，被训练成了足球高手，还能推拉特制的小车按预定线路游行，与跳蚤的本性完全相悖，仔细分析这训练的方法后，他想到了专家进入政府领域后的作为；比如他分析校车事件，不单单分析事故的硬件故障，也分析背后的制度因素，还分析了最不为人了解和可怜的司机……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文章凉中带火、温里含燥，正所谓“心似火，手如冰”。几十年的法律研究与教学，几十年的金融从业经验，几十年的宦海沉浮，让他看事物有了另一种角度，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思考问题。

本书收录了戴立宁在价值与观念、政治与政府、法律与制度、金融与财政方面的文章，读来必定有所收获，只要我们认真地去体会、去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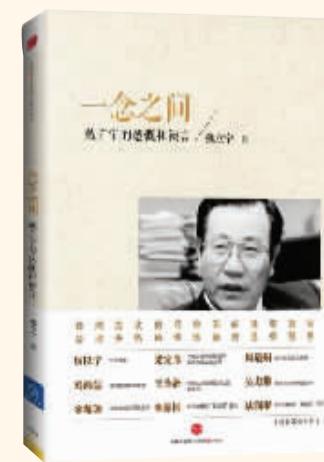


书名：《创新的国度：瑞士制造的成功基因》  
作者：R·詹姆斯·布雷丁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稳定也有代价：随着薪酬、成本和价格的逐渐上涨，企业的利润被侵蚀。瑞士再一次面临严峻的挑战。

而各种失败，也能带来对他人所关心事物的更好的理解和更多的尊重。从政治意义上说，这能转化为社会安宁和自由的态度，而这两项都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只要准备充分，并有精力应对相关困难，这两者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管控危机。

那些领土面积小而缺乏政治力量的国家，无力改变自身所处的世界，但是它们可以变得更精明，只需越过高山而不用将高山铲平。小国必须做得比它们承诺的更多。无论是在好的时代还是在所谓坏的时代，这种应对挑战的能力都是本书描述的瑞士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作者简介：**戴立宁，原台湾地区财政部副部长及证监会主席，2004年应聘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2007年起担任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迄今。

## 8000米高空的经济学

理人吴建雄的做法颇为另类——写书。这本叫做《云端经济学》的经济随笔，就是他一次在8000米高空飞行时的感受体悟，往往从乘坐飞机的点滴小事入笔，却洋洋洒洒漫谈开来。初读颇为浅易有趣，细嚼却能体会到作者丰富而独到的阅历和管理理念。

在城市上空、云层之间移动的空间，伴随引擎的声音腾空而起，将很多陌生的、原本不相关的人的利益联在一起。在吴建雄的眼中，独立的空间是一个可以远离世故的安静场所，可以思考很多东西，比如经济、商业、心理、人生、世态，以及看似美好或不美好的未来。

何为云端经济学？“云端”代表换个角度看世界，先跳出传统观念束缚，再站在云端看未来，未来关心的话题就是作者关注的。云端，也是一部分职业经理人的工作常态——常年飞行着的空中飞人，他们中很多是中层、高管，甚至是决策者，未来世界有一部分就掌握在他们手中。云端也是一个变化莫测、看似很远又很近的概念，指的是对未

来经济、政策、人与生活变化的不确定性，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不确定性之中，也可以

找到确定性。  
为什么管理咨询祖师爷、麦肯锡咨询公司创始人麦肯锡坐飞机只选头等舱，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选择的则是经济舱？在吴建雄看来，这并不意味着盖茨要比麦肯锡更节约，而是不同商业机会和准入门槛的选择问题。麦肯锡渴望的是客户，最终的目标是合作与扩大业绩。对于麦肯锡而言，其核心命题是接触高端客户，扩大合作客户，即合作高准人信任，是为“头等舱经济学”。而微软已成为行业老大，具有自主定价权。对于一个在鼎盛时期的企业而言，根本不需要主动出击去寻找客户。所以在飞行选择上，盖茨所考虑的，首先是成本和价值，价格最低者优先选择。对鼎盛期的品牌而言，最重要的已不是品牌忠诚度和知名度的建立，而是亲切感和价值观的建立。

为什么飞机上的乘客会发生龃龉甚至打斗？在吴建雄看来，飞机上空间狭小，人的行动极不方便，其实也是有“主权”的，由此也会导致为维护个人权益而发生的“主权战争”。飞机上的“主权战争”，其本质是争取“先行者优势”。先行者因进入壁垒低而获取竞争优势，对后来者来说，进入壁垒高了，

意味着要花更多的资源才能与先行者进行有效的竞争。再浅显一点，就是先入为主，先到先得。

吴建雄观察到的现象可能每个乘坐飞机的人都能体会到，但把它变成理性思考并进而转为指导商业运作的管理理念，恐怕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吴建雄是著名商业活动家、创意专栏作家，“冰心文学奖”获得者，对经济学和心理学颇有研究，善于挖掘现象底下的深层次行为模式和心理动机。

本书以随笔的形式，更贴合了大众在阅读习惯和阅读时间上的特点。抓住读者眼球更关键的是内容，这本书正是基于日常的各种观察，跟经济学密切相关，又不局限于经济学。作者把经济与人性、商业与消费、世态与心理结合起来，还融入了在工作中为上百个一线企业和品牌服务的心得与启发，在项目研发中得到的成果，可以说先人一步看到了未来的经济趋势和商业形态。

市面上有不少为飞行时打发时间而出版的“飞机书”，但质量高的不多。吴建雄这本《云端经济学》，确实值得一读。

## 企业家精神是瑞士成功的原动力

□阿尔弗雷德·辛德勒

瑞士仅有800万人口，国土面积仅有4.2万平方公里，其中1/4的领土还是山地，整个国家的历史也不到800年。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比瑞士多160倍。中国幅员辽阔，有960万平方公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如今这个国家正以世界上其他国家未曾有过的发展速度向前迈进。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差距乍看上去如此巨大，以至于似乎无法进行对比。但是近距离来看，两国又有一些共同点，就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所说：“不是所有有价值的都能被计算，也不是所有能计算的都有价值。”

本书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横空出世。当今世界充满了各种灾难，比如革命和战争、严重的经济和货币危机、失控的国家财政局面，以及可能导致不可预期结果的草率挽救策略。自然、经济和政治世界都百病缠身并且互相传染。世界多国不堪重负，金融体系面临抉择，经济衰退，欧洲停滞不前，还有多种货币正在失去它们的价值。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瑞士的情况还算健康。这其中原因众多，而最重要的或许是瑞士这个国家的根基所在。在19世纪初工业革命时期引领瑞士走向成功的价值观，现在仍然在发挥作用。这种价值观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整个国家的灵魂里。借用伟大的德国作家歌德的话来说就是：“勇气和谦逊是最明晰的美德，伪善永远无法与之媲美，而它们拥有共同的品质：由同一种色彩表达。”

这种色彩在瑞士并不光鲜夺目：瑞士曾是个穷国，自然资源匮乏，处于内陆深处……瑞士曾经如此困苦，以至于瑞士人不得不别处为富有的王公贵族所雇用。但是瑞士人

从来没有屈膝于其他富裕的邻国，绝不俯首称臣，也不改旗易帜；因为瑞士人是如此热爱自由。一个贫穷而渴望自由的国度必须厉行节俭，量入为出。这种状况激励着人们奋发向前：资源匮乏迫使其尽最大的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那些勇于进取的人不仅仅具有顽强坚定的意志，同时也拥有创新能力，这样才能在有限的资源上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瑞士既不是贵族政治也不是独裁政体。瑞士的成功是源于瑞士的根基：被重视的是才能和成绩，而不是背景和地位。只要是能引领成功的好主意都值得被采用，而不必在乎是由谁提出来的，这种值得称道的做法至今仍普遍存在于瑞士社会。

瑞士企业的发展反映了瑞士这个国家的发展路径，即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是靠其大小强弱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开拓精神、追求卓越和品质的激情。政治力量有限的国家必须依靠才智和同理心来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瑞士成为现代欧洲国家中第一个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绝非偶然，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直接民主制国家，人民拥有最终决定权。

瑞士把最高的尊重都交付给人民，国家主权完全属于人民。瑞士人知道自由的代价，他们愿意为此负责任，并具备了面临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能力。正是基于这些根基，整个国家才愿意接受并重视个人建议、集体承担责任和企业家精神。实际上，企业创新精神不仅仅受到鼓励，也是一种社会预期。80%的瑞士人都在商业环境中工作，失业率低于3%。瑞士的社会共识是，没有企业家创新精神，就会导致失业。

在瑞士这样一个小国，政治和经济繁荣的责任无法分开。还是在次贷危机之前，瑞士选民就以绝对多数的优势选择了减少赤字，瑞士的

瑞士政府因而保持着可控范围内的财政赤字。这并不是来自最高决策层的个人意愿，而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常识，即不能让支出高于收益。在这个国家财政政策不断失败的时代，政治并不是全能的这一事实已变得越发明晰；最终，国家的运行必将和家庭、企业和经济坚守同一个原则。失业和紧缩不仅仅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也是长期债务累积的恶果，只因责任感被弃之不顾。在瑞士，这个认知已经在人们的意志中存在了几百年，而且仍然对国家和企业家精神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瑞士及其企业家精神已经在此次危机中证明了自己的力量。国家小意味着必须有更高的警觉，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价值，由于大玩家不会太注意他们的小对手，这就要求小玩家采取灵活的态度，从客户和市场的角度出发，找准定位并学会如何引起共鸣。

这也是瑞士的治国方式。瑞士多语言、多文化、多民族，因此平衡各方利益、取得共识是非常重要的。瑞士能够做到这些，是因为瑞士的政治机构、社会和经济体系共享同一个价值观。瑞士联邦议会的议员都是专业人士。在履行行政责任时，商业经验和其他人生经验一样重要。决策并非上传下达，而是通过合作逐步发展起来的。适用于整个国家的真理也适用于经济、社会的运行——每一步行动都需要负责任，尤其是在瑞士这样的小国，责任归属尤其明晰。

除去外界因素，成功本身也能成为一种风险：没有什么事能比一直向上却突然崩塌更危险了。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的时候，1美元兑换4.5瑞士法郎，但今天它仅值0.9瑞士法郎。同期的英镑汇率从12瑞士法郎跌到了1.5瑞士法郎，今天，欧元太疲软而瑞士法郎太坚挺。在这个不稳定的世界，瑞士的